

■岁月凝香

■郎纪山

习习熏风，吹黄了漫坡的麦田，吹黄了枝头上摇曳的青桃毛杏。淡淡的麦果果香和着青草的芳香在空气里氤氲，广袤的乡野如同一幅黄绿相间的水彩画。田野里三三两两劳作的人群，候鸟一样的收割机轰鸣着，流水似的顺着公路向南疾驶。

麦天到了。

是麦香诱惑着鸟儿？还是灵性的鸟儿召唤着人们莫误农时，春耕夏耘，辛勤劳作？无论怎样，家乡的候鸟都是很守时的，从不爽约。

家乡有农谚：天气要暖，椿芽大似碗。沾住谷雨，燕子剪着春风就来了，时而在村头庄尾疾飞，时而噙草泥忙忙着在庄户人家的屋檐下筑巢，呢呢喃喃，如新婚夫妻的情话。

布谷鸟也不甘落后，吐着清脆的嗓音，似乎在催促人们莫误农时，赶快播

■别样情怀

■特约撰稿人 侯世民

麦收时节的召陵区召陵村北地，因地势高，小麦成熟较周边地块早。因此，此地被农机部门选为小麦机收场生治理现场会地点。

麦浪滚滚，麦香四溢。一台没有安装降尘装置的收割机过后，尘烟飞起，远远看去，就像是狼烟阵阵，被风一吹，灰尘四散，让人不敢近前。一台装有降尘装置的收割机驶过后，几乎没有尘烟，只有麦糠吹散，降尘效果十分明显。

■红尘百味

■特约撰稿人 华文菲

那一年，是表姐出嫁的第二个年头，她刚生了孩子；那一年，她的公婆与她 and 姐夫分了家；那一年，我十三岁。

那天下午，母亲拿出一件新裙子对我说：“这两天就要割麦，你去帮你表姐抱几天孩子……”说着，她把给表姐准备的两把镰刀和一兜鸡蛋递到我手里。

表姐家在一个离我家十几里远的小镇上。夕阳西下时，我披着一身金光走进了表姐家。看到我来，表姐的眼神瞬间亮了起来。

次日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就被表姐叫起来吃饭，六点多，在“吃杯茶”的叫声中，表姐和姐夫开镰了！“刺啦刺啦”的割麦声，在早晨空旷的田野里格外清脆。表姐苗条的身材、乌黑的长发，配红色衬衣在麦海里飘逸耀眼，像一幅油画。看起来瘦弱娇气的表姐和姐夫一样，弓着腰，在麦地里忽隐忽现，一会工夫，便割到了地中央，麦秆在她们身后一铺一铺地躺倒。

白天割麦，傍晚拉麦，一连三天，我抱着十个月的小男孩和她们早出晚归，又热又累，我疲惫不堪，甚至有些厌烦，既心疼表姐，又想回家。

三天的麦秆子在路边的小场里堆积如山，这时最怕下雨。谁知，中午天空便乌云密布，下午，雷声把人们从地里震到场里。

刚分家的表姐夫，没有牛马，也没

■流金岁月

■钮丽霞

卖雪糕的少年

“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。”麦天，收麦是农家头等大事，需全家齐上阵。小时候，学校放了麦假，拿得动镰刀的孩子随大人下地割麦，拿不动镰刀的孩子往地里送水送饭。中午时分，田间阡陌上，常见左执篮、右提壶的孩子，行色匆匆地走在路上，篮中装着碗碟饭菜，壶中是烧开任凉凉的水，像要去完成一项神圣无比的任务似的。

送饭的孩子心里有自己的如意算盘。中午最热时候，雪糕生意也最好。只见卖雪糕的少年骑着自行车，后座上载着一个白木匣子，大声吆喝着“冰棍冰棍，好吃不贵”，匣子里用一层棉被裹着的，是码得整整齐齐的雪糕，掀开来还冒着凉气呢！为奖励送饭的孩子，大人们买一些雪糕，孩子们欢天喜地吃着，风吹麦浪“沙沙沙”，雪糕真甜，麦浪声真好听啊！

前几天，孩子他爸和我讲起一段麦天里卖雪糕的趣事。说是趣事，其实饱含委屈。还是少年的他，骑行于麦田阡陌间卖

鸟鸣声声麦穗黄

种，点瓜种豆。

有一种鸟，只闻其声，不见其形，也不知其名，家乡俗称“小孩儿不吃黄瓜扭（音）”，啼声婉转而悠扬，也赶趟儿似的来了。还有一种称作知更鸟的，啼声清脆而明快，从早到晚啼个不停，“豌豆偷树儿……豌豆偷树儿……”给大平原的乡野平添几分热闹。更奇怪的是那种俗称“够儿（音）”的鸟，躲在远离村庄的树林间，拖着长音，一声连着一声发出的尖利哨响，不知是吃饱了喝足了，还是要提醒人们，慵懒一个春天了，歇息够了！够了！该起早贪黑忙活了，农时不等人呀！

最令人心焦的是那种叫“棟知啦（音）”的鸟，天微明，便在房前屋后的树上一个劲儿地连声鸣叫。时间久了，人们就听成了“大嫂大嫂——一起！大嫂大嫂——一起！”农人们知道，这种鸟一叫，天就快亮了，就该起床下地干活了。这个时

辰，也就是早上四点钟。要知道，过去麦忙天，从割麦、拉运，到碾场、垛麦秸垛，几乎全靠人力，没有十天半月收不住尾。忙活了一天，半夜才喝嘴里汤是常事，临睡觉休息的时候就到后半夜了。刚眯会眼，乏劲儿还没有消解，“棟知啦”就扯开嗓子开叫了，你说烦不烦？但，烦归烦，还得起床，因为麦收是一刻都耽误不得的。“蚕老一时，麦熟一晌”“麦熟就怕大风磨”是几辈子人总结出来的经验。故，早些年间人们常说：过一个麦天，人得秃噜一层皮；任过十个粮年下，不过一个好麦天。

眼下，又是一年收麦季，耳畔的阵阵鸟鸣，唤醒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临近麦收，十里八乡的古庙会就成了物资交流大会。会上卖的东西多与麦收有关，镰刀、磨石、木锨、桑杈、竹篮、簸箕、扫帚、麦秸帽一

风吹小麦千重浪

一位年过六旬的老汉，为了收麦子，骑了电动三轮车，带了编织袋，他家里电线杆附近的小麦只能人拿着镰刀割，他的妻子右手不便，只能一趟一趟地把小麦夹起来，放在没有割的大片麦子上。一位农机工作人员看到此景，主动上前帮忙。由于他们没有接麦的编织布，无法在田间卸粮，机手便临时把收割机开到路上，工作人员又帮助老汉直接用编织袋接粮，旁边群众感叹地对老汉说：“你的为事咋恁好哩？政府不仅免费帮你收麦，还帮你接

粮。”几句话，暖到心窝里，老汉喜得合不拢嘴。

夏粮生产意义重大。今年惊蛰前后，正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关键时期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对农业生产做出全面部署，要求各地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迅速恢复农业生产秩序。农业、农机部门主动出击，开展技术服务，施肥、植保、灌溉，全面服务农业生产，为农业丰收打下良好基础。

为此，我市农机部门组织近七千台小

溜摆开。人们肩上扛着，头上戴着，怀里掖着，该准备的东西一样不能少，缺一样儿，干活儿时就像刺了手。因为麦忙天，手底下的东西是不能随便张口借用的。

镇街上每天的早集，比年集都热闹，买汽水饮料的、买洋葱土豆的、买鸡蛋割肉的、买烟买酒的……肩扛手提，大袋子小篮子地往家里运，备足吃的喝的，好像要面临一场“大战”。家里，男人们从早到晚忙碌着，碾打麦场，修架子车，整杈磨镰。女人们则忙着淘洗麦子磨面，缝盛粮食的口袋……

这一切都成了过往。鸟叫得再急，如今的人们也不再心焦，因为收麦也就那两天光景。挥汗如雨的麦收场景、披星戴月累死累活的麦忙季，如同乡下一茬儿一茬儿故去的老人，成了人们茶余饭后偶尔提及的话题。难以忘怀的，是当年老辈人日子的艰辛和生活的不易。

麦联合收割机即将投入机收作业。为了落实环保攻坚政策，我市农机部门研发了“扬尘治理装置”，计划加装三千多台收割机，把小麦作业扬尘污染降到最低。高速路口、主干道旁，农机部门都设立了接待站；农机合作社里，农机手在维修机车，安装降尘装置；田间村口，农机部门发放安全宣传手册，确保实现安全生产……

一道道亮丽的风景，如一首歌在唱响：“我们的家乡，在希望的田野上……”



麦田心语

苗青 摄

麦天的怀念（外一首）

■张英超

那年，麦子黄时
父亲走了
走时的父亲，多么瘦干
黄时的麦子，多么饱满
婆娑的麦浪
就像父亲摊场时，俯仰的动作
沙沙的麦浪
就像父亲扬场时，撒落的声响

麦浪中，他的坟茔
是否
撒上了满天的星星
落下了希望的种子
那年，麦子黄时
父亲走了

苦难赞歌

我曾是麦浪里蹩脚的水手
也以镰为桨驶向彼岸
布谷鸟下了张催命符
以播种的名义催我划行

太阳聚焦穹下的后背
尴尬的像倦疲的演员
面对眼下焦急的观众
不卖力表演怎么能行

我可再拼命划
也划不到彼岸
后来，联合收割机来了
千年的苦难，凝成一首赞歌

麦天往事

雪糕，还没卖出去一根，脑中已盘算着卖完整箱后能赚多少钱了。少年的羞涩让他张不开吃喝的口，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要买的人，他兴奋地打开箱子拿出雪糕递给那人，那人旋即扯开包装纸，咬一口后，才慢慢悠悠从裤袋里掏钱——一张百元大钞。那时，一根雪糕才两角钱，孩子他爸找不开，雪糕又已被咬过……他左右为难，一颗少年的委屈又夹杂着愤怒的心，简直要碎了。

后来我问他，事情最后怎么解决的？他笑了笑说已经不记得了，好像要回了那个被咬了一口的雪糕，又好像没有要回而自认倒霉地悻悻走了。多年以后重提，仅仅是对那些往事不能忘怀，对当时的心情印象深刻而已。

拾麦穗

清早，村里的孩子拿着蛇皮袋，结伴拾麦去。收割完的地里，无论主人如何精细地用耙子耙捞，总还有不少遗穗；拉麦车走在路上，因颠簸也掉下不少。我们把这些麦穗拾起装入蛇皮袋里。当然，我们不全全是老老实实去拾麦，而是逢路畔顺手拽两穗，遇沟无人又掀两棵，这都是孩

子们的淘气行为。

太阳过了十点就热辣辣了，汗珠冒出，顺着脸颊蜿蜒成一道道黑灰的沟壑，这时便休息。树荫下，女孩子把拾到的麦子带秆整理成束，一把把缠成花状，最后捆成一大捆。我懒得费事，用随身携带的一把削铅笔的小刀把麦秆截断，留麦穗扔进蛇皮袋里。男孩子则直接把拾到的麦子带秆装进袋子，所以他们的蛇皮袋就格外丰满。

我在蛇皮袋上躺着，薅根牛草叼在嘴里，双手放在脑下枕着，跷着二郎腿，看树缝里流淌出来的像星星一样闪亮的阳光，风吹来的时候，汗水蒸发产生凉意。蝴蝶也会朝我的头上飞来，它一定是把我马尾辫上那朵用红丝巾挽成的花当成真正的花了。歇够了，我们就背着拾到的麦穗回家去，这些都是童年里惬意的事。

麦子换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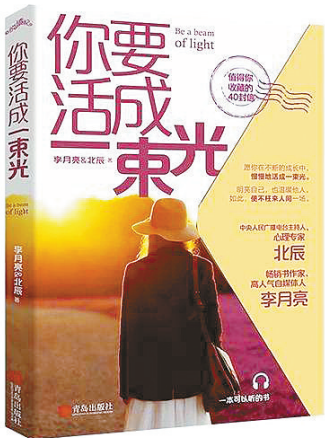
半晌晌午时分，卖瓜的开着拖拉机，载着满满一车斗绿莹莹的西瓜进村了，在街中或巷口把车停了，吆喝声响起，有的用电喇叭，有的扯着嗓子喊“换瓜咧！换

瓜咧”，孩子们的耳朵比狗都机灵，他们多远都能听见吆喝声，并能准确地判断出声源位置。平日节俭惯了的农人，麦天也要换些瓜来吃。那时很多东西都用粮食来换，小麦换瓜，黄豆换豆腐，也有用钱买的，但很少。

瓜都是自家地里种的，卖瓜人不吝啬，随手挑一个出来，用刀切开给大伙儿尝，吃过瓜没有不买的。会挑的围着车斗选出一个瓜，左手托起，右手敲敲、拍拍，听声儿辨瓜。“嘭嘭”是熟瓜，“当当”是生瓜，“噗噗”是过熟的瓜。不会挑瓜的就只会挑的帮着挑几个。

都是挑完瓜上称后，算算该背多少麦子，回家把西瓜一个个拿出来，放在室内阴凉的地方。再去粮仓灌麦子，觉着差不多斤两了，多一两少三钱的都不妨事，各家的秤都有误差，做不到太精准。我没见过把西瓜背回家不往外背麦子的，种麦辛苦，种瓜也辛苦，农人之间挣的都是辛苦钱，能互相理解。真有赖账的，会被人戳脊梁骨。

有时，从压井里压出冰凉的水，将西瓜浸在水里个把时辰，就能吃到冰镇西瓜，当甜丝丝的西瓜汁漫延在口齿唇舌之间时，那感觉真是幸福无边了……

阅读助我成长 悦读改变人生
yue du zhu wo cheng zhang yue du gai bian ren sheng点点微光照亮黑夜
——读《你要活成一束光》

■老板凳

这个世界上，谁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，我们总是在父母、丈夫妻子、儿女之间来回切换着角色，人际关系也如网络般互相交错。

《你要活成一束光》这本书里有值得收藏和分享的40封信，每一封信便是一篇有温度的故事。这些故事中，有子女对父母之恩的真诚回报，有父母对子女的谆谆教诲，有亲朋好友之间的关爱，有老板对职员的理解与开导，有自己对未来梦想与伴侣的畅想，有夫妻间的幸福与不幸……

本书作者是知名畅销书作家李月亮和知名主持人、心理专家北辰，他们用情感细腻的文字、感人至深的笔触、乐观向上的态度呈现出一幅幅唯美的画面，这幅画面中充满了一

种情感，那便是爱。因为爱，父母可以为子女奉献一生；因为爱，子女渐渐会懂得回报父母之恩；因为爱，人世充满了温暖。

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：“这世界有时特别好，有时特别糟。如果你总看到满地垃圾，看到那些扔垃圾的丑人，你的心就会很黑暗。倒不如多抬头看看开花的洋槐，想想亲人温暖的关怀。真正幸福的人，一定都懂得用欣赏的目光看世界。你看到什么，心里就会有什么，而心里有什么，就又会看到什么。”这段话，我特别喜欢，也特别有感悟。一个人的起点越低，向上延展的空间就越大，可选择的自由就越多，得到的欣喜和惊奇也越多。当然，起点越低，越要更加努力。如果身边刚好有人照亮自己，那么就请你紧走几步，因为别人不会一直为你开着灯；如果没有，你就要顽强地活成一束光，以智慧、勇气、实力，让老天不得不眷顾你。

人不能选择自己的起点，有人觉得这是悲剧，有人觉得这是乐趣——起点低的人，等于命运给你设置了困难模式，这意味着你要历经艰辛，同样，也意味着你会在通关后喜悦感翻倍。所以，与其哀叹自己一手烂牌，不如想想如何把它打好。

愿我们每个人，今后都能在自己被需要时发出光来，用点点微光照亮黑夜，温暖人间。

■挚爱亲情

老屋

■特约撰稿人 温暖媛

晚上，父亲对我和母亲说：“今天，我去老房子看了，老旧小区改造把过道刷得焕然一新，还给大院装上了大门。我们回老屋住吧！”

我第一个反对，说一楼房间不朝阳，不适合老人居住。

母亲第二个反对，说房间信号不好，打电话上网都不方便。

父亲沉默了。我说：“我回去看看吧！我也好久没有去老屋了，如果环境可以，你们想搬回去也行。”父亲这才舒展开眉头。

老屋离父母现在居住的小区并不算远，骑车也就十多分钟的时间。一路上，我想起很多小时节的快乐时光：曾召集大院的小朋友到我家院里玩当老师的游戏，一起到河边学丁湾村的小朋友捉螃蟹；在夏季的路灯下捉蛐蛐儿、把家里的竹床放到马路牙子上和小伙伴儿聊着聊着就睡着了……我家

■心灵漫笔

花盆里的草

■特约撰稿人 王春红

生活忙碌，阳台上的花已被我疏忽多时。偶然一瞥，发现几个花盆里不知何时已是草木茂盛。尤其是一盆长相羸弱的观音莲，已被长势凶猛的草倾盆覆盖。母亲见了取笑我说：“你这是种花呢？还是种草呢？”我便在内心盘算着，一定要在闲暇时除掉杂草，还那些花儿一片干净的生长空间。

当我终于开始着手修花除草时，却在犹豫中难以下手了——花盆里的草已经开花了！那满盆的三叶酸叶子碧绿茂盛，细嫩的茎上攀起了一簇簇花边儿小伞状叶子，像夏日里铺满池塘的荷叶，将整个花盆严严实实地罩了起来。盆沿儿还有垂落下来的长茎藤蔓，每个稍粗壮的主茎上都直挺挺地伸展着四五个花苞。粉色的小花在青葱的叶片中闪烁着生命的光华，我那可怜的观音莲在这茂盛的草丛中依稀可见。

面对着这样的一盆花草，我的思绪在久远的时空里漫溢。究竟是哪一阵风中裹挟着草的种子，在哪一个微妙的时刻，悄然随风扶摇直上，越过细密的窗网，不偏不倚正中花盆的怀抱？抑或是哪一粒泥土中沉睡着的草籽，在春风中渐渐苏醒，然后拼命钻出黑暗，寻找它熟悉的阳光及前世的记忆？或许它曾发现自己其貌不扬，甚至丑陋；或许，它也曾夜里黯然神伤。然而，当它看见了阳光，感受到了春风，就不顾一切了，冲破生命的阻碍，那青葱的绿色，那昂扬的花叶，在无人理会中无声疯长。待枝繁叶茂，它终于完成了无悔的生命之旅！

如今，它倾情绽放，如空谷幽兰；它默默生长，如绝壁枯松。“一花一世界。”我久凝视着这个生命中的不速之客，就让它与娇贵的花儿风月同天，共享岚岚吧！